

■工友情怀

能拍会算的师傅

□磐石 文/图

上初中的时候，我通过组装矿石收音机，对电子技术产生兴趣，成为无线电爱好者。1978年招工到电机厂，成为无线电维修部的维修员。负责维修收音机、扩大机和电视机。在维修部里，从铁道兵通讯站退伍的陈志超师傅是技术负责人。我见他工作认真，技术高超，就拜他为师。

陈师傅勤奋好学，刻苦钻研；对工作精益求精，是维修部的技术标兵，年年被评为劳模。

1980年春节前，生产队部的黑白大屏幕电视机坏了，送到维修部由我来维修。经过检测确定是高压包附近的一个电容击穿，当时没有原厂配件。我用当地产的高压电容代换。试机看了几个小时，一切正常。

可陈师傅看到我的维修记录，眉头却微微皱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。那时候，大屏幕电视机很稀少，农村冬季农闲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每天晚上全村人都挤在生产队队部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电视节目，就像过年一样喜庆热闹。因为用户着急看电视，陈师傅就同意队部把电视机拉了回去。

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下班



前，陈师傅告诉我，今天我们去队部修电视机。我愣住了，陈师傅从工具包拿出高压电容对我说：“前几天，你用代用件给修的电视机，我怕用不多长时间还会旧病复发。就求上海的战友搞到了原厂配件邮寄过来，今天收到了，咱俩赶紧过去给换上，春节期间别让老乡看不到电视。”

我们俩骑上自行车，在崎岖蜿蜒的盘山道“疾驰”了五十多

里。晚上八点到达队部。说起来真巧，我们刚刚下车，屋里的大电视突然黑屏放不出节目了。这时候，就听到有人骂了起来：“这维修部骗人、骗钱，修理没几天就又坏了！明天我们大家去县里让他们赔偿损失。”这个时候，我心里暗暗佩服起陈师傅的决定是正确的。

我们分开众人，熟练地拆开电视机，检测确定还是旧病复发。把原厂配件换上，电视机重又发出了光亮。

返回的路上，天空中开始飘落片片雪花，慢慢地变成鹅毛大雪。崎岖的盘山路被大雪覆盖填平，一片银装素裹。分不清山路上哪里有沟壑甚至悬崖。我们俩跌跌撞撞推着自行车，在厚厚的积雪中探路。

经过了一整夜的艰苦跋涉，天亮了，我们才回到县城，准时在上班前赶到维修部，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。

后来，陈师傅调到工厂技术科当工程师，开发新产品；被工人推选为厂工会主席。离开维修部的时候，师傅把他的珍贵照片赠送给我，成为激励我克服困难，努力工作的动力源泉。

■家庭相册

回父母身边才算过年

□徐学平 文/图

儿时的我对春节也曾是充满期盼的，那一天可以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吃美食，还有许多的压岁钱可赚……如今，自己早已过了盼年的年龄，但是却有另一种盼望不知不觉地在心头滋长了起来。

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像浮萍一样在城市漂流，只有过春节才有机会回乡下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。相同的原因，父母对春节的期盼要远远大于我，一个月前他们就不停地打来电话问，春节回家吗？什么时候回来？能呆多久？想吃点什么？走时还带着些什么土特产……诸如此类。

至今，我还记得那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情形。那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我被自己所在的物资公司派驻上海办事处。万家团圆的除夕夜，身在异乡的我忍不住给父母打了电话。为了不



让父母担心，我只是告诉他们上海的大年夜是怎样的灯火辉煌，始终没敢流露出半点想家的情绪。接电话的母亲也显得很高兴，只是没有掩饰住话语中的哽咽。

等到春节过后，我突然出现在父母面前，还给他们带回了一大包糖果点心。就在自以为给了父母一个意外惊喜而暗自得意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自从听说我不能回家过年那天开始，父亲就整天阴着脸，甚至连年货都懒得置办。没想到，一向倔强而又坚强的父亲会因我不能回家变得这般脆弱。相反，我回家的第二天，父亲一大早便跑到镇上去置办“年货”。这个因为我而延后了的“春节”，在父母的操办下居然也

过得有声有色……从那一刻起，我才真正知道了儿女回家过年对父母是多么重要。

其实，我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，后来又离家读书、工作，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少之又少。青春飞扬的岁月里，我总认为父母不够爱我，然而一旦真正离家远了，却又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那份最无私的爱。而今，我在小城早已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但我仍然喜欢回老家过年，跟父母“索要”种种土特产，让他们欢天喜地地去筹办。

眼下，离春节一天天近了，思乡的人又该踏上回家的旅途了。回老家过年，只有回到父母的身边，那才算是真正的过年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图片故事



藏在枕头下的钱

□鲍海英文/图

我老公是一名军人，我们夫妻长期分居在两地。因此家里的事仅靠我一个人，洗衣做饭、接送孩子，自然忙得焦头烂额。我和老公商量，打算从家政公司找个保姆做帮手。

记得那是一个周末，我到一家家政公司物色人选，负责人很热情，不一会儿，他们便把一个小姑娘带来了。小姑娘长得面黄肌瘦，穿着一身旧衣服。一打听，她才16岁，我觉得她太小了，正想努嘴，不料她甜甜地说：“阿姨，我8岁在家就下地干活了，家务事都会做，至于工钱，随便您给，您就雇我吧！”小姑娘的话令我不忍，是啊，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家里享受着父母的疼爱，而这个小姑娘却出来打工了。就凭她脸上甜甜的笑容，竟让我生了恻隐之心。

就这样，我把她带进了家，她成了我家“小保姆”。谁知，她第一次帮我洗衣服，就因为把自己掉色的衣服和我的衣服一起放在洗衣机里，结果全染成了“迷彩”。我没有说她，她却战战

兢兢地说：“这么漂亮的衣服，弄成这个样子，我真不知道会这样！”我故意对她说，这衣服我正不想要了，没事儿。听到这宽慰的话，小姑娘这才把心放下来。

有天偶尔说到她的家里人，她的脸上突然少了明朗的笑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她的父母已经病亡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，因为家里穷，她只上到小学三年级，家里人的生活现在只靠爷爷奶奶耕种几亩农田维持。没办法，她只好自己跑出来打工挣点钱，也好凑齐弟弟的学费。

小姑娘的遭遇确实令我同情。虽然当初她说工钱随便我给，但她到我家后，我还是告诉她，她在我家做保姆每月的报酬是2000元。一晃到了月底，我在电话里问老公，是否可以给她每月增加200元？老公无语，半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孩子太苦了，那就给她加200元吧。”

日子过得飞快，眼看年底到了，转眼小姑娘在我们家一共做了10个月的保姆。前些天，她奶奶打来电话，说她爷爷病重，要她尽快回家见上爷爷一面。小姑娘告诉我，回去后，她可能再也不来了，因为她还要照顾家里的弟弟和奶奶。一听此话，我当即给她结算了工资，并帮她买了些礼物带给家人。

她赶到家时已是深夜。一到家就给我打来电话报平安。末了，她又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：“阿姨，在您枕头下面有2000元钱，那是您每月多给我的工资。现在我把它还给您，虽然我也很需要钱，但我不能平白无故多拿您的钱，我不想让您因为同情我而给我任何施舍。”听了她的话，我握电话的手久久地僵在那里，一时竟不知该和她说些什么。

小姑娘走了，虽然她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，在我家做保姆也只有短短的10个月，但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她，让我难以忘怀。

饱满的寒假

□陈立明文/图

寒假在即，班主任群里通知，一年级自行购买寒假作业，家长监督完成。与往常无二，班主任刚云淡风轻地冒一个泡，群里就像煮开的粥锅，咕嘟咕嘟沸腾起来，什么样的？哪个版本？班主任答，版本不限，跟教材同步就行。

没一会儿，有家长晒图一张，我在图书城，这个版本看起来还不错。@图书城家长，多少钱，给我带一套！@图书城家长，给我带两套，给我带一套……微信信号多少，钱微信转给你。

喊哩喀嚓，钓鱼一样，不消三五分钟，一嘟噜名单出炉，大部分孩子名字赫然在列。放学接娃时，一群家长已围在一起分书，搞得跟过年一样。

从幼儿园到小学，孩子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，无忧无虑的幼儿园时光，娃满脸阳光灿烂，吃得饱，睡得香。上小学后，有了作业，有了试卷，有了分数，娃脸上偶尔会掠过一丝疲惫，甚至是一丝淡淡的忧伤。每次看到栖息在娃脸上不快乐的表情，就像是有一只歹毒的恶鸟，停落在我的心上，不停啄食，留下隐隐疼痛。

过完年，娃才七周岁，小小年纪，背着一只硕大的书包，像



是背着一座山，去攀登另一座山。若一开始爬坡，就把油门踩到底，何来足够的动力和激情，面对漫长的人生？！

开学不久，娃通过努力，当上了班长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学期将近，娃拿到四张奖状，一座奖杯，文化课、体育、绘画总体都还不错，出乎我和他妈的期待，超额完成任务。

如果时间允许，寒假我想带娃到乡下小住，带他去挖荠菜，拔萝卜，看别人下塘摸鱼、喂鸭、收鸡蛋、爬树、捉麻雀、搓泥巴蛋、用弹弓吓唬鸟……像风一样在村子里奔跑，在麦地里疯玩……成为大地上一株快乐的麦苗，或自由飞翔的小鸟。

我希望娃过一个饱满的寒假，这个饱满，不是填满了作业，不是填满了兴趣班的课程，而是填满了泥土、阳光和欢乐的笑声。